

 榕树下

相约榕树下
互联网八位
男写手合集

八 虾 过 网

通过网线

我看见一抹粉红

从她脸上、脖子上脱离出来

有如一片片桃花

正在一汪一汪的水中

慢慢地褪色

*Eight
Knights
Over Net*

宁财神 主编

天津人民出版社

- 互联网八位男写手合集
- 相约榕树下丛书·第二辑
- 网上第一幽默才子——宁财神 主编

3B921/03

八 虾

过 网

I247.7
2579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八虾过网:互联网八位男写手合集 / 宁财神主编.

- 天津: 天津人民出版社, 2001. 6

(相约榕树下)

ISBN 7-201-03750-1

I. 八… II. 宁… III. 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
- 当代 IV. 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25444 号

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

出版人: 赵明东

(天津市张自忠路 189 号 邮编 300020)

邮购部电话: 27314360

网址: <http://www.tjrm.com.cn>

电子信箱: tjrmchbs@public.tpt.tj.cn

天津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

2001 年 7 月第 1 版 2001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9.625 印张 1 插页

字数: 195 千字 印数: 1-8,0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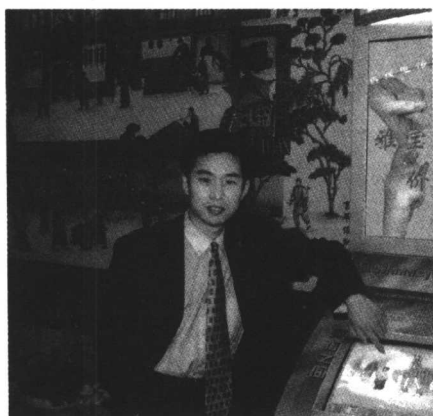
定价: 14.00 元

CONTENTS 目 录

- 丝婚之年/邢育森 [3]
数字英雄/李寻欢 [29]
流氓的歌舞/稻壳 [45]
念珠儿/宁财神 [143]
粉色片断/心有些乱 [159]
圣哲的村庄/沙子 [187]
刺青时代/许许 [209]
烧饼的故事/冷静 [253]

邢育森

常去的地方



[http: // www. lieren. com / xingyusen](http://www.lieren.com/xingyusen)

E-mail: xingyusen@lieren.com

OICQ: 278717

网络给我带来了很多乐趣，也使我认识了很多知己朋友，这些都是令人喜悦的事情。在网络上自由地写作，并能看到作品成书出版，被更多的朋友读到，我的内心更加欢喜。灵性、创造、想象力和真诚，这就是我的所有，或者是我的梦想。与您共享。

丝婚之年 □ 邢育森

“你这样对待一个多才多艺、浪漫多情的人是不对的。”我很严肃甚至带点严厉地对老婆说道。她正斜靠在床头的软垫子听着许茹芸的音乐翻看着《家庭医生》，冷不丁地放下杂志用寒风般凛冽的目光剜我一眼。摆明了是人民内部矛盾，她却跟仇视阶级敌人似的那么深情款款。我气不忿，却无从说起。举头望明月，低头思爹娘。抬眼望去，梳妆台的镜子里，我正威武不屈昂首挺胸视死如归横眉冷对大义凛然地——跪在了一只旧搓板上。

“浪漫？多情？”老婆撇着嘴歪着脸说：“你有本事别结婚啊，撒开了浪漫去啊，满大街多情去啊，谁拦着你啊？当初是谁哭着喊着求着我嫁给他？就你那样



儿,要不是我同情心忒强能上你的贼船?既然下狠心娶了我,就别整这些浪漫多情了成不,什么岁数的人了,还玩纯情玩花季呢你,这么恶心兮兮的你以为你是谁啊?刘晓庆那是女的你不知道不?跟人家学浪漫,你拉倒吧你。青春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不服老不行。孟星云同志,我郑重提醒你,完全是为了你好你知道不知道。你已经是和我结婚四年的老公了,你考虑问题和处理事情不要忘了这个客观事实,否则你会在人生的道路上摔大跟头的。”

说得我灰头土脸憋了半天没说出来话。跟她吵架我不是个儿。我敲字速度是我说话速度的五十多倍,我的表达能力全转化成 ACSII 码了。如果鼠标能控制声带就他妈的太好了,这样我能以时速几万字的速度满嘴都是如同泉涌的佳句妙语跟她贫嘴套瓷绝对不在话下。可惜用进废退,上网我得我成了个沉默的呆瓜,每次吵架我都只能默默的化悲痛为力量。真他妈的,我恨恨的想着,委屈愤恨几乎到了忍耐的极点。

“说说吧,”老婆把杂志放下,忽悠坐了起来,盯视着我躲闪游移的眼神,质问道:“跟那个什么什么阳光天使是什么关系吧,老老实实地招了吧,知道咱们家的政策不是,抗拒从严,坦白嘛……”我看着她,她沉吟了一下,眯眼冷笑道:“也得看情节轻重,究竟发展到了什么地步。你别以为用个伪装的老实态度就能逃脱群众雪亮的眼睛,逃脱我恶毒的魔爪!”我扑哧笑了出来,点指着她摇头笑道:“乱了乱了,自己气糊涂了,这都说什么呢说。心里话也往外掏啊,呵呵呵呵,哈哈哈哈哈。”

我笑得前仰后合。老婆脸上微红,闷头惭愧了一会儿,拿起杂志来半遮半掩的做娇羞状。扑闪着睫毛给我抛媚眼。那

张四年前曾经美丽清秀的脸,随着岁月消逝红颜不再,再加上刚生了孩子不久,已经实在经不起长久注视。我嗤了一声别过头去,遥遥回忆着那个令我无比怜惜的清瘦女孩。老婆“嚶”了一声,腻了过来,依偎在我身边,柔声问道:“说吧,我不生气,跟那个叫阳光天使的小妮子,是不是正如火如荼呢?进展到什么阶段了?”

我扭过脸来,正色看着她,不得不很严肃地说道:“田君同志,咱们还是平心静气推心置腹地好好谈谈吧,有些话已经到了不吐不快再憋下去就成了屁的地步了。”她眨着眼做诚恳状拼命地点头,“好啊好啊,我就喜欢和你谈心,说吧,说来说出来说出来……”我拉着她的手,恳切地说:“田君啊,现在已经是信息社会网络时代了是吧,一个迫切而严峻的课题同时摆在了咱们面前。是逃避它,还是正视面对它?历史需要我们瞻前顾后,继往开来,做出无悔于人民无愧于祖国无愧于父母的回答。一句话,老夫妻遇到了新问题。我们必须在友好而坦率的气氛里,对如何具有建设性的开创网络时代面向二十一世纪的婚姻关系的新局面,交流和沟通彼此的看法和意见。是该提到议事日程的时候了。”

老婆跟瞧贼似地瞧着我,瞧得我直发毛。她翻翻白眼,想了一会儿,然后说:“网络,网络的两个特性就是开放性和资源共享,网络时代的新型婚姻关系?你小子想什么呢你?”往我额头狠狠地一戳。我咬牙扛住,沉声道:“你误会了,不是共产共妻的大同社会,不是那意思。你是只能属于我自己一个人的,打死我也不会让第二个男人有你一丁点。但我想通了,我把自己豁出去了。作为宝贵的资源,我是开放的,我是共享的,让全世界的红粉佳人都共享我吧。我真豁出去了,全是时



势所迫,时势所迫,为了顺应历史潮流啊。”

老婆跟拨浪鼓似的晃着头,撅着嘴说:“不干。凭什么我就得只属于你自己,你却可以跟别的女人不三不四?你歧视妇女,你大男子主义,你满脑子三妻四妾的封建残余,你整个一白领流氓,你受西方的性解放性自由的反动思潮影响太深了你。你他妈的就是一个网络时代的小混蛋!”我站起来活动活动酸痛的腿脚,掰着指头给她数韦小宝的那几个老婆,慷慨陈词:“流氓无赖,宁有种乎?我不比他们少胳膊少腿,为什么我不能年少轻狂风流浪漫一把?知道吗,这样做的目的,不是破裂咱们的甜蜜爱情,而是使它更加的丰富多彩,不致于在婚姻的坟墓里枯萎死亡。我这样舍身取义,不是为了离开你告别你,绝不是的;而是为了更好的爱着你守着你。你必须历史地、辩证地看待这个问题,你一定听明白了吧?”

老婆抬脸痴痴地看着我,目光热切温暖,时光在瞬间仿佛经过了千万美好的岁月,我已经被幸福地融化掉了。猛然看见老婆怒目圆睁声色俱厉地对我喝道:“还不给我洗孩子尿布去!少在这里跟我贫嘴逗乐,惹急了我好好的修理你丫的,看把你惯的,没样了你还!如果你在三秒钟之内还没有从我眼前消失一溜小跑去洗尿布,我会让你很后悔很后悔的!!”

阳光天使一定在网上痴情执著地等我呢。我在飕飕刮小凉风的夜色中往阳台的绳子上搭湿淋淋的尿布,忍不住心事重重。这样下去不是个办法,我暗自思忖。老婆她软硬不吃,原则性太强,我眼瞅着无计可施。怎么就被她给发现了呢?平时她根本不动我的电脑的,所以我也就毫无防备。难道被她窥到了我的收信箱和我的聊天记录?唉,老话就是说的好,害人之心可有可不有,防人之心却千万不能无啊。

我还是忒善良老实了我，我愤愤地想着，一边把最后一块尿布搭上去。没拧干净，淋漓了我一脸冰凉潮湿的水。也懒得擦了，就这么拎着盆进来，猛的一下适应不了屋里的刺目明亮，不禁轻微眯了眯眼。

“老公！”一声尖叫吓了我一哆嗦，第一个反应就是厨房着火了或者耗子蹦她肩膀上了，惊得我失手把盆也摔地上了。老婆扑了上来，扑进我怀里捧起我的脸，急不可待地连连问道：“老公老公，你怎么哭了啊，你流眼泪了？”语调尖利惶恐，跟天塌下来似的。我苦笑一下，叹口气，淡淡地说道：“我还没那么脆弱吧？好歹是个几尺高的汉子呢，眼泪那是随便掉着玩的吗？是尿布下的水珠，我擦了就是。”闷头向洗手间走，老婆放了手，亦步亦趋的跟在我后面。我看着镜子擦脸。老婆泪眼婆娑地倚在门框上，充满怜惜和内疚地看着我，姿态楚楚可怜。

我又叹口气，觉得肩膀上挺沉重的，疲惫不堪。就走过去，拍拍她的脸，注视着她说：“亲爱的，是我不好，原谅我吧，爱你本来是应该让你快乐的。”我转身走出洗手间，她还倚在那里，在我身后喊我：“老公。”我没回头。又喊：“星云。”我站住，回头，觉得她很奇怪，问她：“怎么了？”她瘪着脸看着我，很悲切的样子，使劲地眨眼好像在忍住眼泪，说：“你是不是今天去查肠子去了？”我点头称是，说：“对啊，大夫化验了一把，收了我不少钱，说我平安无事就把我三下五除二地打发出来了。没事，真的，挺正常的。”老婆走过来站在我面前，闷声道：“化验单呢？拿出来给我瞧瞧。”我觉得她过于严肃，不正常，故意干笑了两声，轻松轻松气氛，摊开手说：“反正正常没事，我出了医院，顺手就撕了，化成分纷扬扬的无数碎片，被一阵风给

吹得满世界都是了。”

老婆瞪着眼看着我，我也睁着眼看着她。然后我笑了起来，说：“你不会以为我得了什么什么《家庭医生》上说的什么结肠癌了吧？你可别想象力太丰富了，我真的没事。”老婆瞪着眼继续看着我，想笑没笑出来。然后猛地扑上来抱住我的头，开始热辣辣地狂吻猛亲我的嘴唇我的胡子我的下巴我的脖子我的耳朵我的鼻子我的眼睛我的眉毛我的额头，使着打死架的劲双手用力勒着我狠命地拥抱着我。

我终于喘了口气，喃喃道：“我算知道什么是受宠若惊了。”老婆把头埋在我的胸前不说话。我逗了她几句，没音儿。拨开垂落的长发，我托起她的下巴，看见她满脸一行行的泪水。我叹了口气，把她搂住，问：“怎么了，老婆，别这样啊，我可没欺负你啊，别哭了行吗？你知道我就看不了这个，你一掉泪我就心疼。”老婆跟个孩子似地埋头痛哭，在我的衣服上蹭着脸擦泪，哽咽道：“你多久没这么着和我说过话了？整天跟什么似的耷拉着脸子，对人家爱答不理的，人家一说话你就嫌烦，天天鼓捣那个破电脑，人家又弄孩子又给你做饭又收拾家务你都不管，不管就不管吧你还总惹人家伤心生气……”

说得我也沉痛起来。我愁眉苦脸地琢磨怎么做个好男人就这么难，边安慰她说：“知道，知道，都知道。以前都是我不对，我不好，以后，不，就从现在开始，我要好好地对待你，勤劳诚恳，兴利除弊，痛改前非，重新做人。”老婆皱着眉头满脸泪痕地抬头看着我，说：“不对，你今天很不对。”我扬扬眉毛，笑着说：“怎么不对了，我挺正常的啊。平常都这样，亦庄亦谐的又可敬又可爱啊。”老婆低下头，叹了口气，说：“不是，你今天处处都和平时不一样。搁平常，你早跑到机器前上那个破网

了,跟那个叫阳光天使的小妖精聊天亲热去了,可你现在还陪在我身边,我觉得你一定是有什么事,你瞒不了我的。”

我心说我要能去不早去了吗?还不是被你给绊住了你还疑神疑鬼的什么啊。我抚摸着她的长发,柔声说道:“老婆,你别说得好像我对你多不好似的,我今天就不上网了,一晚上都陪着你好不好?只要你能快乐,我也会很快乐很快乐的。”老婆木然看了我半天,问:“你真的把化验单给撕了吗?”我张着嘴点头,笑,说:“还记着那事儿呢?没完了?给你说几遍你才信啊,真的是一切正常!要不明天咱们再去一趟医院,你眼睁睁地看着化验结果成不成?怎么了这是,我对你好点就不行了?别觉得我跟快死了良心发现了似的,我还没活够呢,你再这样儿我非跟你急不可,烦不烦啊你!”说着说着我给急了,声音也就发起狠来。

老婆深深埋进我怀里,颤抖着肩膀,低低地说:“你别这样,我最怕你对我发火,我害怕。我知道你不愿意谈这件事了,我不说还不行吗,你别跟我急,行吗?”我叹息摇头,再去托她的下巴,她固执地埋下去摇着头不肯把脸抬起来。

不知道睡了多长时间,我一直觉得嘴里很渴,忍不过去,就很不情愿地醒了过来。没拉灯,摸黑下床,没穿拖鞋,光着脚悄悄走到客厅里找冰箱的门。摸了半天摸到把手,拉开门借着冰箱灯顺出瓶果汁。关上冰箱,我坐在旁边的马扎上小口小口地喝果汁。我估摸着大概有三四点了,阳光天使此时一定还在网上。要不现在去给她打个招呼?不能失礼啊。我冲动地向书房走去,站在门口我又停住了。吸溜吸溜地喝果汁,一想,没这个必要。深更半夜的,折腾什么啊,以前没她我不活得好好的吗,以后没她我不也会好好地活下去吗?

一回头，吓了我一跳，老婆正站在我身后，迷茫恍惚地看着我。夜色里她的眼睛明亮地闪烁着光芒。我觉得自己委琐而且尴尬，在如此戏剧化的场面里慌了手脚。老婆伸出手来，摸着我的脸，轻声说道：“如果上网真的可以带给你快乐的话，就去吧，别管我了。我不介意了，真的。只要你能快乐，我不应该是困住你的笼子，爱应该是自由的。”我看着突然这么深沉有哲理的她，觉得毛骨悚然，我笑了笑说：“我才不想上呢，只是随便这么走走。看两眼，我这就回去睡觉了。这么晚了，还是睡吧，明天一早还要去他姥姥家接孩子呢。”

我们各自平躺在各自的枕头上，都睁着眼看着夜晚的屋顶发呆，钟表滴答走着，声音显得很刺耳。“星云。”老婆喊我。“嗯？”我回答。“还爱我吗？”老婆问。“爱啊，没道理不爱啊。”我说。“能爱我多久呢？”老婆接着问。“能多久就多久吧。只要我活着。”我懒洋洋地回答。“你要死了我也不活了。”老婆冷冰冰地说道。“不至于吧，还有孩子呢。非得殉情不可？什么年代了，找个好人家继续过呗。”我笑着说。“不，我说真的呢，如果你真的怎么了我也不活了，没有你，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呢。孩子可以给姥姥和奶奶带。真的，我想过很多次了，我就到郊外的那个拈花山上找个地方跳下去。”老婆幽幽地说着。

我情不自禁地扭过头去，看着黑暗中她的亮眼睛。我的手臂伸出了被子，找到了她的，我们紧紧地把手指绞紧纠缠到了一起。我一边想着阳光天使会在什么时候对另一个男人说这样的话，一边很感动地说道：“有妻若此，夫复何求？”老婆笑了起来，声音很干涩，说：“你总是在骗我，可我也愿意听。这样的话，你重复一千遍一万遍我都不会腻烦的。答应我，星

云,为了我,好好地保重你自己,好好地活下去,行吗? 活到八十岁,不,一百岁,两百岁,咱们都成老头子老太太了,老得都走不动了,再一起离开这个人间,去那个遥远美好的天堂,一起去,好吗?”

这样的话很熟悉,我好像前两天刚在网上说过。不是跟阳光天使,阳光天使是那种清淡优雅的女孩子,说不出这么肉麻犯酸的话的。是韵儿吧? 对,是韵儿。一看就是在聊天室摸爬滚打出来的,各种套路十分熟练,伶牙俐齿甜言蜜语跟我愣能堪堪斗个平手,不错。对了,她已经答应给我寄数码照片来的,也许明天一早就可以收到了吧? 她本人不会长得惨不忍睹,却找个什么二流影星的玉照来敷衍我吧? 让我魂牵梦萦朝思暮想见了面却转身就抱头鼠窜?

想到这里,我不禁哑然失笑。老婆在我的眼前晃着手指,问:“自己傻笑什么呢,你到底怎么了这是? 你肯定有事情瞒着我。”我拨拉开她的手,笑着说:“瞒什么啊瞒,我见天的跟你厮守在一起,我干什么你不知道,我想什么你会不知道呢? 别胡思乱想了,好好睡觉吧。”老婆在夜色里叹着气,好像在自言自语地说着:“我何尝不想和你一起浪漫呢? 可是我能那样吗? 孩子谁管啊,饭谁做啊,屋子谁收拾啊。如果你真的不爱我了,那就离开我吧,想我了再回来……”嘟嘟囔囔的,迷迷糊糊的,我没怎么听清楚,就睡着了。

天光大亮。老婆已经去接孩子了。周六不用上班。我打定主意不刷牙洗脸,直奔书房而去。木然开机拨号上网,完全是出于一种习惯。否则我不知道该做些什么。桌子上放了很多书,我都在很早以前看过一半。如果再重头读一遍我觉得没必要,接着读下去又和以前连续不起来。好像是不光这几



本书。自从上了网之后,好像有很多很多的事情,生活中的很多很多的部分,都停滞和搁浅在半截上了。遥远而且冷漠。重温已成苛求,延续又无从说起。只有这日新月异的网络,不断地提供着精彩的内容和新奇的刺激,把生命驱动起来在屏幕前和脑海里转个不停,转满每一个时间的空白,填满生命的每一个缝隙。

我放着郑钧的《赤裸裸》,打着哈欠流着泪地启动 foxmail,按 F4,木然看几个信箱一起飞快的收着信件。如果会有这么一天,我一封电子邮件都收不到的话,我不知道世界是不是就要崩溃。我将是面对着生命不能承受之空。我害怕的空,一种说不清摸不到的空,用老婆孩子都灌注不满的空。我的生命好像到处都是裂缝,只有网络可以把它们缝补。即时的,交互的,快速的,简捷的,把生命简化成整个网络上一个寄生附着的木然快乐的蜘蛛。

韵儿的信来了。太好了。信没内容,但有附件!是 jpg 格式的,呵呵,终于把她的照片寄来了。我的魅力是无法抵挡的吧?我充满了欣喜和欢快。如果没有网络,我从哪里得到这样的欢喜和满足?网络于我,实在是无法替代的啊。还是要和老婆好好地谈谈,让她意识到网络对我的重要性,让她意识到我的很多很多的情感已经倾注到网络上了,她必须正视现实,节哀顺变,逆来顺受。作为一个疯狂网虫的老婆,她应该找到自己合适的位置。

我强忍着不去打开韵儿的照片。我要把她留到最后。把其他的信飞快看完了,一封一封的回信。回完了,可以看看她的模样了,我伸展了一下身子,刹那觉得世界是那么的美好动人。照片打开了,一个清瘦妩媚的女孩子出现在我的眼前。

哦,她不是很美很漂亮,但很有很有气质,很让人一眼看上去就禁不住深深地喜欢着她。她告诉过我是医学院的学生。一般学医的人面孔都很威严冷漠,令人望而生畏。可是她却是那么的让人看着亲切,看着和善,看着可爱,看着就如同一阵三月的春风扑面而来。

楼道里说话的声音,门铃响了。一定是老婆带着孩子回来了。我迅速关上机器。趿拉着拖鞋去开门。门口站着抱着孩子的老婆,把一堆袋子包裹塞到我手里,挤了进来,回头喊:“小韵,进来吧,呵呵,你姐夫刚起床,还光着膀子呢。不过你们学医的人,也不在意这个吧?”我目瞪口呆地看着刚才那个还在我屏幕上的女孩子就这么微笑着活生生走了进来。

老婆把孩子塞给我,低头弯腰换鞋。我看着韵儿,或者小韵,张口结舌。我的模样一定很蠢很傻,我满脸眼屎光着膀子露着肋巴骨头发蓬乱胡子拉碴的样子也一定糗的可怜。小韵冲我笑笑,逗孩子玩。我在网上对小韵没有透露任何我的信息,我们也没有通过电话,所以她绝对想不到她面前这个左手抓着提兜袋子右手揽住孩子狼狈不堪的中年男人就是那个和她整夜整夜聊天的网络情人。

我们无数次幻想和构思过我们见面的场景。但打死我我也想不出居然会是这样。我觉得真是好玩,决心不暴露我的身份,看她蒙在鼓里怎么对待我。老婆推了我一把,打断我的思绪,喝道:“还不请人家进屋,呆在这里傻什么呢,好狗还不挡道呢,一点眼色也没有。”小韵看着我笑。我解释说:“这是我老婆,”说完了又觉得这句话实在是多余而且蹊跷,接着说:“就这样儿,刀子嘴豆腐心,人挺好的,慢慢你就习惯了。暴烈的时候,热情如火;宛转的时候,却温柔似水呢。”